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
二
五

列傳第一

通志八十八

孔子

孔子弟子

老子

列子

申不害

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 孫臏

吳起

孟子

鄒忌 鄒衍

淳于髡

慎到

鄒奭

荀卿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子防叔生也禱於

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



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中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失識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三命茲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困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辭去而老聃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迫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渴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

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繫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二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辛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立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閻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三十一

禹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
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於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
子怒楊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
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
季氏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

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
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
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僮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
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
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
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
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

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
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
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
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袂矛戟劍
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
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
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
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

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
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
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
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
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
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
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
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
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上邱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隨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乎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試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

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
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
足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
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
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
適陳過丘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
七匠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匠人匠人遂止
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匠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
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匠人其如予何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
餘反乎衛主邊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
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
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

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
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
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
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
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
夫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
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

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
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
西城貞子家藏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
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
陳廷而死楛矢貫之右斨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
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蕭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物賄來貢無志職業於是
蕭慎貢楛矢石斨吳夫差有禮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蕭慎
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

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
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
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
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
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
謂孔子曰苟毋道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

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
大夫以爲不可今我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
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
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
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
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
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
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
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
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間曰有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
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
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
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

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

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

濟此命也夫子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

犢舜華固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

而后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

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

郊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

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公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瞶于戚陽虎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又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太子蒯瞶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

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魯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

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適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
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
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
是魯孔丘與曰然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
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
士哉授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
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
子植杖而其事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工孔
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
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
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
諸大夫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
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
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

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
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
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
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
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
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
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
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
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焉雖然夫子推而行
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
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

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武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
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
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
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
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
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築於仲尼仲尼
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也文子

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賁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
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
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
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

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閔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饅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

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終和之子不語怪力
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
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
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
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
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

商獲獸以為不詳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
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
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
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
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
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
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

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曰歎歎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

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子夢坐奠兩柱之間子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榮榮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

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
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
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
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
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
至常先謁拜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
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
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
年四十五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
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
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
七嘗為孝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
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孝武帝
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孔子弟子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
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
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
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
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在國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
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
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
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諸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以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曰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而戎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季頌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十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

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
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
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冉求用矛於
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
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
伉直冠雄鷄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
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
而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

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
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
荷篠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
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

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
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去魯適衛為蒲大夫辭
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
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十六年齊陳
瓘適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
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
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
子使告我弟

瓘弟陳成子也時執齊政

冬魯及齊平子路故也初衛

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
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
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
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
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
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禍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
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
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鷹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
孔子嘗言自吾得仲由惡言不入於耳是時子貢為魯
使於齊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嘗黜其辯問曰汝與面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面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

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瑚璉器也曰瑚殷曰璉
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也

陳子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之問曰

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不

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于

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
 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
 禮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
 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
 其先亡乎是歲定公薨其後魯哀公之七年魯伐邾克
 之執隱公以歸仲尼曰賜也不幸而言中是使賜之多
 言也哀公會吳王子鄆吳徵魯百牢魯使子服景伯以
 周禮拒之將致十二牢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

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語且景伯傳中吳太
 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
 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
 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
 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
 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仲雍太伯之弟
 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
 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

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
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溫也寒歇也乃不尋盟是歲吳

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且子餘反而懼謀於行人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

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

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瘦吉世反無不噬也而

况於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哀公往會卒辭吳盟吳

人以且姚之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

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

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恒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

薄以卑其地狹以洩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

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

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

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恒忿然作色曰子

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

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

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

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
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
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
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
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
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恒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案兵無
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
恒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

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束錦
以行語及衛故太宰韜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
緩寡君惧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
衆或欲或否是以緩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
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黨者得其志
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
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說乃舍衛侯十五年子服景伯如
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
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通志春秋卷四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
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白寡君願事君
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
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
西徯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
取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田恒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姜
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
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

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
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
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
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
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
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
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
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
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也今存越示諸侯

通志春秋列傳一 十六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
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
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
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
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
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
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
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

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
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載士卒弗
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
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
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
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
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
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
良牙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報

吳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
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
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
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
脩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
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
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
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
曰越王欲身後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

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
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
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
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
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
曰為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
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
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

小三十三
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二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
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
貨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財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人之
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小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
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
眇兮素兮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
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貢曰汝為
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
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十祿孔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

宰予字子我利口辨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
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
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
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
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
予以貌取名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
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
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乎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
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
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慙不懌而去然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治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莫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
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二復
白挂之玷不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衰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
季次未嘗仕

魯曰藏字哲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藏曰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
然嘆曰吾與藏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
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
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
音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
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

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
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邸宰孔子曰賊夫人
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寮字子周周朔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
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燥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
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
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
不如老農請學圃曰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
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
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
孔子弟子相與其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
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
之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
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曰請之孔子曰無憂

瞿年四十後嘗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
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瘦冉子與之粟
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
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陸渚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
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

同姓謂之孟字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思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卣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折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子石已存二十五人

顯有能名及受業聞見不書傳者四十有一人無年之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

秦祖字子南

顏高字子驕

壤駟赤字子徒

石作蜀字子明

公良孺字子正 文曰陳人

秦冉字子開

奚容箴字子哲

公祖句茲字子之

漆雕哆 赤者反字子斂 文曰魯人

漆雕徒父

商澤 家語曰字子季

任不齊字子選 文曰楚人

后處字子里 文曰齊人

公夏首字子乘 文曰魯人

公肩定字子中 文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袒字襄

鄒單字子家

徐賈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玄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玄曰楚人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旗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千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玄曰魯人

步叔棄字子車玄曰齊人

原亢玄曰魯人

樂欬字子聲

廉潔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玄曰魯人

顏何字冉玄曰魯人

狄黑字皙

卦巽字子歛玄曰魯人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子蔑字子上玄曰魯人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

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
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
見周之衰頹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
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
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
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
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
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
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
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
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

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
列子者鄭人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
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瞀人列子窮居有飢
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
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
心曰妾聞有道者之妻皆色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所以不受也其年果難作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
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
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
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
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拍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
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
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
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
使吾志焉

申不害者宋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
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
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

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
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
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
王不能用於是非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
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
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
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
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
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易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
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
命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陽也其身而實踐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
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老貴人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
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以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
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
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
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口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
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互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
徑有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沉濫慎以文則多而人之順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
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
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生窮之自勇其斷則
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
同計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所防也亦有與同失者
則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
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曰彌久

而周澤既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
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時此說之成也伊
思為苞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比一子者皆
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任
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
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
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
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

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
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
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剛
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
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
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
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
事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
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
然其喉下有逆鱗後足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
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
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
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
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
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
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
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
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
使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
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撫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
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系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穢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
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涓行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其急親
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
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
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
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拔枹鼓之急

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行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桓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恒曾孫和因自立為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

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

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既事魏王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即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

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士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
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
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
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
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藉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
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
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
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馬與彼上馬取君上馬與彼
中馬取君中馬與彼下馬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
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
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
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關者不博搃批亢擣虛
刑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
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
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斂於
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
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
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
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

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
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
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
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魏文侯旣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
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
譖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
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

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
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
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
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
起之無留心則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
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
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

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
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指不急之官廢公
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
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
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
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
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
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孟子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
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
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
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
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
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

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
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
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
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
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
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
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近上卷和單國及傳第一 五十一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
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
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
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
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
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
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
石宮身親往師之作士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

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亦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教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
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莫不嬰之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曰固也吾前
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
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
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
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
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
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
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

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行之術迂大而閎辯
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
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
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
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春君死而
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
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
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

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庶列著數萬言而卒因
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
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
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
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列傳第一

通志八十八

